

“北阙恩光遥接,西山奕气相迎” 镇海发现严信厚墓碑等墓葬构件



此次发现的墓葬石构件中有一对翼子,上刻“北阙恩光遥接,西山奕气相迎”,是对该墓葬昔日优美环境的描述。 通讯员 李根员 摄

本报讯(记者 梅薇 通讯员 虞永杰)提起宁波帮,有一个名字是怎么都绕不开的,他就是被称为宁波帮开山鼻祖的严信厚。日前,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九龙湖镇中心村发现严信厚墓碑及其部分墓葬构件,并将其征集保护,这也为研究严信厚史迹提供了实物依据。

严信厚,字筱舫,又字小舫,慈溪人。读过几年私塾后,小小年纪就进了宁波恒业钱庄当学徒。后又供职于上海宝成银楼。

严信厚结交熟稔官场的末代徽商胡雪岩,得以从政。他在宁波、天津、上海经营盐业、银楼及票号,成为巨富,并提携、聚集一大批同乡商人,被称为宁波帮开山鼻祖;他建成了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为本土棉纺织业从私营手工工场向近代机器生产转化开了先河;他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成为该行总董。同时,他也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从1899年至1903年赈灾达数十次,创办多家慈善机构。

当然,推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执掌“中国第一商会”,则是严信厚数十年从商生涯的巅峰之作。

1905年,执掌改组后的上海商务总会一年任期届满的严信厚,告老辞职。关于他的最后时光,有不同的记载,一说1906年夏天病逝于天津,一说1907年在上海去世。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严信厚逝世后,被葬于镇海。早在2008年3月,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调查地面文物时,就在镇海区九龙湖镇中心村发现了严信厚的墓址。

据介绍,该墓址坐南朝北,西南环山,东北临河,风景秀丽。墓址规模较大,有三层台阶,东西宽40余米。墓建于清光绪乙巳,但墓葬早年被毁,墓碑等墓葬构件也已不知去向。据当地村民回忆,墓碑拆时发现有木制涂金雕塑人头一个,以及许多金银等珍饰随葬品。

今年8月,严信厚的墓碑等部分墓葬构件正式进入镇海区文保所的视野。发现这些文物的地方,是严信厚墓址附近的一处废弃仓库拆除现场。但是,等文保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这批文物早已不翼而飞了。

幸运的是,在镇海区文保所和当地村委会的努力下,找到了这批文物的下落。已被当地村民胡某收藏的严信厚墓碑及其它4件墓葬石构件也最终被无偿征集保护。

据了解,严信厚墓碑长4.45米,宽0.75米,厚0.16米,系红砂石质,已断裂两块,阴刻楷书,上书“严小舫先生寿域”,刻于清光绪乙巳八月朔日,由著名书法家汪洵所题,书法摹颜真卿,得其神骨,工力甚深。另外还有一对翼子,上刻“北阙恩光遥接,西山奕气相迎”,这也是对该墓葬昔日优美环境的描述。



征集严信厚墓碑现场。通讯员 李根员 摄

第六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开赛在即 数十宁波家庭志愿接待外国友人

本报讯(记者 梅薇) 记者昨日从第六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已有数十个宁波市民家庭入选本次赛事的“志愿家庭”。这意味着,在比赛期间(10月18日—10月31日),这些家庭将和选手们一起共度短暂而又美好的音乐时光。

让选手入住当地家庭,这并非宁波的首创,国外一些大型的音乐赛事,都会推出类似的活动。但是,这在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历史上,却还是第一次。

王静家庭对于此次入选,显然很开心。事实上,前些年,他们也曾申请接待诺丁汉的留学生,但最终没成功,“儿子一直觉得是个遗憾。”

“这一回,总算可以满足他的愿望了。”王静的儿子张以恺正在读高中,“其实报名也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对接待外国选手充满期待呢!”

张以恺很喜欢唱歌,也曾学过一段时间的音乐。王静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能让孩子去深入了解外国歌手的歌唱理念和生活态度。”

“我们一家子都很开朗。”在王静看来,“外国选手应该挺容易融入我们家庭的。”

在入选的志愿家庭中,叶惠芬家的情况有些特殊。“我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叶惠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去美国那会儿,我们得到了很多美国志愿家庭的帮助。”尤其是遇上节假日,很多美国学生都回家了,“志愿家庭就会把儿子接到他们家中过节。”这让叶惠芬一家感到特别温暖。

在美国,志愿服务已经非常成熟。“有一次,芝加哥的一个志愿家庭接儿子去过感恩节,来回一趟就得花上七八个小时。”让叶惠芬记忆犹新的是细节,“对方提前给儿子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列明了:他们会在几点来接儿子,中途要在哪里休息一下,来回大概要花多少时间等,非常的详细。”对叶惠芬来说,这一次报名参加“志愿家庭”,“也算是一种回报。”

事实上,早在儿子读高中时,叶惠芬就曾接待过一名香港学生,因为文化背景相似,她并未遇到任何问题,“感觉只是多照顾了一个孩子而已。”

叶惠芬对此次接待外国选手充满信心。不过,她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各国风俗习惯不一样,接待不同国家的选手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最好组委会能提前对我们做个简单的培训。”

据了解,通过预选,10月份,将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85名优秀选手参加在宁波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组委会有意在全市范围内招募60个志愿家庭,目前,“志愿家庭”仍在进一步招募当中。

影院自主分级电影 有人叫好有人吐槽

电影分级制度在中国已呼吁多年,但至今未果。7月中旬开始,新疆乌鲁木齐一家影院自行实施了影院分级制度,以13岁为界,将放映的影片划分为低于13岁者不宜观看影片和常规观看的影片。有人认为此举或有炒作嫌疑,对此该影院经理姚林说:“我们的影院自去年10月就已经开业了,是中影投资的影院,根本没有炒作的必要。”

事实上,在新疆伊犁也有两家影城在做同样的事情。而广东省内的几家嘉禾影院,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尝试分级制度。

据悉,乌鲁木齐的中影国际影城将很少有暴力、色情等镜头的影片,归为大众级(G级)电影,而包含较多暴力、血腥、恐怖等镜头的影片,则被归为特别辅导级(PG-13级),这类电影是禁止13岁以下观众观看的。

前阵子上映的3D恐怖片《京城81号》,甚至连《小时代3》都被放入了限制级的影片名单中。对此姚林经理说:“给儿童看的影片,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收益,价值观不合适的,我们也建议不要看。这样也许制片方会不满,因为他们担心票房会受到影响,但我觉得影院的盈利有一个前提,还是要让儿童的利益得到保护。”

至于影片如何分级,姚林称会组织一个团队对影片进行了解和观看。“我们觉得模棱两可的就先看片,现在网络也很发达,会介绍影片的类型。”而最终决定该如何对影片进行分级的,是影院内部的运营经理、市场部同事,他们组成了一个6、7人的“审片团队”:“按照专业来说,我们的审片团队还不是很专业,也没有儿童心理的研究者,我们只是通过大众心理的评判,替观众做一个主观的判断。”

有人质疑,影院是否可以自行对影片进行分级?或者分级制度是否有利于电影行业的良性发展?影评人magasa在微博上说:“以前博纳还是哪家院线不是搞过吗?分级制度的本意是放松束缚,让成人小孩各归其位。但在审查未废的基础上再行分级,那是自增束缚,可能对观影选择存在些微参考作用,但对创作大环境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不过知名导演谢飞就对电影院自行搞分级的行为给予了肯定:“我很支持这个行为,我们国家的出版法严格规定编辑责任制,发表文章要由编辑负责,放映的影院对所放的电影也有这个责任,我表示他们有权力这么做,我支持这个态度。”

本报综合报道